

街舞充電 點亮自己照他人

Street Dancing Helps to Recharge My Nursing Career

■ 文 | 霍俊丞 臺中慈濟醫院開刀房專責護理師

「燃燒自己，照亮別人」這句膾炙人口的南丁格爾名言，我更傾向於「點亮自己，照亮他人」。

記得考完基測的那一年，我義無反顧地就讀職校的應用外語科，起初是覺得自己的英文能力還不錯。脫離國中階段的我們就像脫韁的野馬一般，體會到很不一樣的自由感，尤其是「社團」，所以我加入了街舞社！能夠跳出一段流暢的獨秀、做出誇張的地板動作，我想當時很多的男孩們都為此而著迷，我也不例外，因此在課業上也沒有特別認真。

時間悄悄流逝，高職統測考試放榜後沒有考上想念的藥學系，最後選擇就讀中部的科大護理系。在學期間除了最折磨人的藥理學、生理學、內外科護理學，最不想面對的就是醫院臨床實習，要面對不熟的环境外，病人、家屬、老師



以及學姊，更是使我們心裡忐忑不定的最大因素。但經過了站站實習，我們學著寫紀錄、對比課本與臨床上疾病的症狀，每天吸收經驗值，但讓我獲得最大成就感的就是技術練習，每當又執行成功一項技術，心裡那股雀躍感是隱藏不了的。但要說讓我們男護生最充滿挫折感的肯定是婦產科實習了，產後產婦需要進行會陰沖洗，而當我們男護生要執行技術時，被拒絕了好幾次，但也非常感謝願意相信我並且讓我學習的產婦。大學四年的時間真的很快，一瞬間就來



到了最後一哩路實習，這次我選擇回到南部的醫院，進入內科加護病房實習。記得剛進到單位時，映入眼簾的是一整排的生理監視器，讓我有一種很新鮮的體驗，但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，一開始跟著學姊照顧的病人，前一天還能跟我正常溝通，隔一天到單位時病人卻已經不在了，讓我感受到生命的無常。而在經過幾週的翻身、換尿布、記錄輸出入量，大概了解一些加護病房皮毛後，我決定畢業後要留在這個單位工作。

但畢業後先收到的是「兵單」，而我抽到的是下下籤「海軍陸戰隊」，儘管只有短短四個月，但比起同期的女同學，臨床上我們得叫一聲「學姊」。有一天在軍營用完晚餐的休息時間，手機上傳來成功考取護理師執照的訊息，心情既開心又緊張，心想我的第一份正職工作終於來臨。時間飛逝，數饅頭的日子過了，我也準備踏入醫院迎接我的護理生活。

來到加護病房，剛上線的時候真的很緊張，手忙腳亂，尤其在主治醫師查房完後，醫囑劈哩啪啦的「跑」了出來，要留檢體、抽血、推病人做檢查……，緊跟在後的是每兩小時的生命徵象測量以及輸出入量紀錄，心裡還得保佑出來的是「漂亮」的數字，簡直就跟打仗一樣，上班時間八小時過去了，最可怕的事情就是要跟學姊交班，「為什麼要抽這管血？」「這個檢查呢？為什麼要

做？」「醫生看報告說結果了嗎？」……每天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家，唯一能讓我放鬆心情的，無非就是我高中參加社團所學的「街舞」，身體跟著音樂的每個節拍，壓力也隨著釋放，整個人煥然一新，重新再點亮自己，隔天接著繼續照顧病人。

在加護病房待了將近一年的時間，心裡有股聲音催眠著我回臺中，於是，我離開南部的醫院，在友人的建議下來到臺中慈濟醫院。

起初來面試時，看見醫院的外觀有別於其他醫院，而踏入大門，映入眼簾的是一股很溫馨的氣氛，心想若我是病人，緊張的情緒應該會因此舒緩。這次我工作的單位是「手術室」，在擔任兩個月的手術室護理師後，學姊建議我轉任「專責護理師」，也就是外科助手的功能，起初也是有勞多位醫師的包容與指導，才能慢慢勝任這個職務，縫合傷口的速度也才能愈來愈快。

而對比剛開始學習時，我有兩次很特別的經驗。第一次是剛轉任專責護理師時，進行胸腔鏡手術，當時病人大出血，血流不止，我該做什麼事？腦筋一片空白，不到一分鐘的時間，麻醉科、學姊們一擁而上開始急救，病人的生命徵象漸漸地恢復，手術後送到加護病房觀察，最後病人清醒出院！

第二次則是十個月後。從急診轉來一位脾臟及腎臟破裂的病人，當我聽到（手術室）廣播「三房急診病人到」，我便起身去護理站推病人，不料，病人是一邊執行心肺復甦一邊推來護理站，我第一個反射動作是去拿在身旁不遠的電擊器，而病人很快的被推進房間，這次我沒有愣在一旁，很快的刷手上檯面，消毒鋪單，而同時有三位醫師及兩位專責護理師在檯面上，醫師很快的出手下刀，血如泉湧般流出，緊急止血、輸血，取出破裂的脾臟及腎臟……在團隊合作下病人的生命徵象好轉，手術很順利，最後也是聽見病人出院的好消息。



感受自己在手術房累積一年多的經驗有很大的進步，也正從事著「救人」這一項神聖的工作，特別是聽到病人健康出院，心裡的感受是無比的欣慰。

來到慈濟醫院從事護理工作，可以了解醫院對每一位病人的關懷，在醫院的各個角落，都可以發現很多志工在引導或幫助病人、家屬，也協助病人得到良好的住院品質；以人為本、尊重生命，是護理工作的基本理念之一；點亮自己，照亮他人，是我仍在奉行的格言。☺